



前庭后院

● 李丽君

得老高，树荫也很浓密，绿荫掩映下的空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，你甚至连树木的呼吸吐纳都能感觉得到。树把一股股的热气和叶片的馨香扑洒到你的脸上，你会误以为那是爱人的味道，温暖而迷醉。

树的伟岸像极了爱人的伟岸，树舒张开的枝干犹如爱人的双臂，在树下行走时，就好像在爱人的臂弯里如此温暖。此时若来一场风，那风声便是爱人的低低耳语，说的尽是情话。女人的要求总是极低，一个温暖的拥抱，一声温柔的低语足以让她觉得幸福。

当然作为一个孤独的思想者也很好，像卢梭一样在与大自然的交谈中，升腾起一种“甜蜜而深邃的幻想”。但我的思考无须深刻，只需放逐心情，随心所至。甚至有时候连思考都是多余的。只需将自己交付给那小片树林，把每一条小路都走遍，再穿过广场走到那片树林。无挂碍地行走，总是会有意外的收获，比如刚巧会有一片叶子飘落下来，不早不迟，不偏不倚，正好落到我的身上，旋即又落到路旁的草坪上。这可能是一片早衰的叶子，也可能是去冬今春未凋落的那一片。树叶和人一样，生命有短有长，这些都是命运的安排，谁也奈何不了的事情。这片枯黄的叶子被一片碧绿的草坪轻轻托着，安安静静，它应该会悲悼自己生命的终结吧！幸好有一片青草地接纳了它，让它在世界的最后一刻仍将枯之美展现无遗。

有时会遇见一只鸟，停留在你的前方。你不走它就停在那儿，左右观望，又在地上啄食着什么，你一靠近，它就倏的一声飞入丛林，隐没在枝叶间，你就再也寻它不着。随后，“叽叽啾啾”的鸟声便从树上落下来，但你就是不知道它究竟是在哪棵树上啁啾。

风声鸟声其实更衬托了树林的静。我喜欢享受这么安静的时光。此时，靠着一棵树或就地坐在草坪上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可往往就在此时，树林外会传来几声汽笛声，不紧不慢地传入耳际，这多余的杂音，将一切的静都打破了，你就再也没有心情沉浸

在先前营造的氛围中了。所谓街市里的风景就是这样，毕竟它不是真正的自然，这片人造的树林与远山里的那一片丛林还是有本质的区别。

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在我看来，只是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梦想。

二

我已记不得后院原先的样子了。一直以来就把它当作一个纯粹的停车场，很少关注别的。

只模糊记得有一片小竹林，黑压压地挡住竹林那边的风景。最先感觉后院变化的就是那片竹林，什么时候变疏朗了，不再黑压压的让人沉闷、窒息。竹子不高，只略高出人的个头，透过疏疏朗朗的缝隙，竹林那边的景致若隐若现。有远山，有近屋，远山是一座座如太师椅般的山峰，近屋就是单位的食堂。站在竹林边看过去，远山恰好贴着房屋，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，实际上山与房屋离得有点远，中间隔了一个村庄、一条河港和几条宽阔的马路。

距离的原因造成视觉上的错觉很普遍，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被夸大了，很多事情被缩小了，我们所看到的、听到的、触到的往往并不是事物的本真，需要我们用心去甄别，而不是仅凭着经验或直觉去想当然。

变化了的还有不知什么时候多出来的一个紫藤架和一畦畦的菜地。这是一个新近修缮过的院落。可惜我错过了它修缮的全过程。记不得哪位作家说过：“过程是美丽的。”那些个日夜，后院是怎样完成由繁芜变得洁美、从荒凉变成繁盛的蜕变已无法重现，好在我留意到了它整饬后的景象，如果再错过这些，我就错过整个夏季了。修葺后的后院兼具花园和菜园的功能。一条紫藤长廊长约五六十米，可以从这头一直望至那头，清幽、雅致，两边装上了钢架，植上了紫藤，待到明年春天的时候，就能看到满院子的紫藤花开了。紫藤架边上多出了几条木制的长凳，一路铺排开来，这是为来年观赏紫藤花而安装的吧！来年还很漫长，还需经过一整个秋季和冬季，而我已开始期待了。

紫藤架边上的荒地，也都被开辟

成了菜园。一畦菜地，一垄竹林，就这么有序地排布着，错落有致，很有艺术感。不知是有意为之，还是无心使然，菜地里就一种蔬菜——南瓜。此时，黄色的南瓜开着一朵朵如张大口的喇叭，在绿色的藤蔓中娇柔艳丽，亭亭玉立。青绿色的南瓜，密集地生长着，有些已有碗口那么大，有些只有乒乓球那般个头，散落在藤叶间，匍匐在地面上，挺招人欢喜。此时，日光斜照，蕙风轻拂，篱落疏疏，蜻蜓蛱蝶在花间翩飞，你只需站着，就能切身感知这份美好。我忽然想到一个词：回归。机关单位回归自然纯朴，不再是冰冷地高高在上，孤立和自我封闭；人回归自然纯朴，才能看見自己的内心，认清真正的自己。看来我们已离开得太久，需要有一个可供心灵休憩放松的地方。后院就在这时候出现，完全契合了人的某种需求。这不正是现实中的瓦尔登湖吗？

我想能提出对后院进行改造的人一定是生活的有心人，而他的建议能够得到落实，也更能说明这样一个院子是很多人需要的。后院的改造无疑是有效果的，至少在某些方面触动了我，也一定会触动别人。当你累了烦了或有空闲的时候，不妨走进后院，走进那一片清幽地，坐在长凳上，看看南瓜的长势，听听风吹竹叶的声音，或者走一走那条紫藤长廊，想象它花开时的样子。那样的时光，是静美的，也与心贴得很近。

三

前庭和后院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空间。前庭是所有人的前庭，没有关卡，无须设防，你想来就来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不管是恰好经过，还是专门来看那片小树林。通往后院的道路被隔离带阻隔，只有本单位的人和车才可以随时进出。车子开进后院，边上的警卫就会把隔离杆升起又降下，人进进出出，只能从警务室边上的一个通道穿过。天气晴好的日子，警卫就把办公地点移出警务室，他们的工作职责一是负责本单位工作人员车辆的通行，二是对外来人员进行询问、登记。一道关卡隔开了前庭与后院，让

后院颇有点“私家花园”的味道。

有时饭后，我会在前庭后院间走走停停，在午后、在黄昏时分、在雨天、在晴好的天气里，如果没有中间的隔离带，或许我会走得更为顺畅。因为有了阻隔，更多的时候，我情愿选择前庭后院的其中一处随便走走。前庭粗放，后院秀丽；前庭自由，后院有序。总之，前庭与后院有着各自的特点，说不上孰好孰不好。

在前庭后院经过的人总是行色匆匆，很少有纯粹就散步的。他们多半是到食堂吃饭，到停车场开车，或者是经过那片小树林到树林外面的地方去。他们走得太匆忙，生怕时间在足下停留太久，他们得把时间花在别的更重要的事情上。他们总是把日子填塞得满满的，让自己的每一天都在忙碌中度过，以至于连停下来喘息的时间都没有，更不用说慢悠悠地闲庭信步了。

如果是傍晚散步的话，我会在广场上音乐声响起之前结束。音乐声一响，广场就热闹了起来，这里就是大妈们的世界，她们最炫的舞姿还会吸引周边小区的居民驻足观看。我受不了这股热闹，我喜欢钻进黑夜，让夜把我吞没掉。我情愿跟暗夜为友，也不愿去凑那一份热闹。只是周围充斥着太多的喧嚣与繁杂，我在夜里也很难寻得一份宁静。

这样的日子里我就渴望下雨。一下雨，广场上就静了，偌大的广场，空无一人，有些许清冷。雨中的光晕因为隔了一层雨也黯淡了很多，雨天的车辆也比平时来得少。只有雨，滴滴答答地下着，不知疲倦地发着时轻时重的趸音。这个时候，你如果打一把伞，在雨中走走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在雨中走想不湿鞋是很难做到的，你完全可以换一双凉鞋，让双脚在雨水中浸泡着，凉丝丝的，走起路来汩汩作响。此时的你仿佛来到了小时候，回到了旧时光。让双脚与大自然来个亲密接触，那是多少年没有再体验过的乐趣啊！

只是老下雨，也烦的。近段时间总是下雨，江南的梅雨季节，让人的心理都发了霉。白日里，趁着上班的

空余，我会跑到四楼的平台上去看雨。站在平台上只望得见前庭，那片树林，远远地被雨滴敲击，百发百中，树叶却愈发地清新，嫩绿逼人。树林外边的高楼和远山全被蒙在一片雨雾之中，看得并不通透，有着一种朦胧的美。有人打着伞从林中穿过，只看得见花花绿绿的伞在林中飘移，无法看清伞下的人，却能把树林与外界的关系看得一清二楚。树林的三面是马路，一面是经过单位的路，它四面都被路包围着。林子其实完全处在一个喧嚣的世界里，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静，更多的静是我凭空臆造出来的。它本来与外面的世界一体，只是刻意把它与外界区分开来。

江南的梅雨季过了的时候，小城的台风季也就到了。台风一刮就要好几个月，直到农历八月十六以后才会结束。台风不同于梅雨，除了雨，风的威胁更大。十几级的大风，裹挟着雨，一路刮来，所向披靡。屋舍倒了，农田淹了，大树被连根拔起，小花小草更无还手的能力就被摧残得遍地零落。台风是天灾，哪怕人类做足了完备的应对准备，还是奈何不了它。我有些担心前庭后院的这些植物。

庭院里的草木显然要比我想象得坚强得多。它们一刻也不曾停止生长，尤其这些南瓜，正加紧催促自己成熟好赶在台风来临之前摆上餐桌的餐桌。最坏的结果就是草木尽毁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！到时庭院里将植上新的草木，南瓜地也会被重新种上别的蔬菜。所有受损的痕迹将很快被抚平。所谓生生不息，不仅体现在人类身上，也完全符合草木的生长规律。

但细心的你依然能体会到掩藏在前庭后院深处的沧桑。那沧桑，是岁月结出的果。

扼六谷

● 梅长琥

老师看见了，他可能早饭没有吃饱，垂涎这个六谷饼，就无耻地想了花招，骗六谷饼吃。他说，同学们，我给你们讲个秦始皇并吞六国的故事。老师向这个同学要了他带的六谷饼，拿在手上，边讲故事边啃六谷饼。故事讲完，六谷饼也吃完。原来，秦始皇是这样“饼”吞六谷的。那同学心疼他的六谷饼，却一点办法没有。

热是热了点，但有六谷扼，那就不热了。

六谷地在一块甘蔗地旁边，甘蔗还不是苗苗，还没有拔节。而周围全是青绿的八月稻，正葱绿着，在稻田的旁边，是一块茄地，红紫的茄子有一尺多长，同牛的长卵泡极像。

把这块地的六谷扼光，也不过四五十株，而我买汽油的钱可以买十个四五十株的六谷。且又扼得汗流浃背的，似乎不值。但人生，永远不能用值与不值来称量。

在一个山涧里，捧了几捧水喝，沁人心脾，凉到了骨子里。见涧中一巨石，光滑如水，也就不顾日头的暴猛，翻身躺倒，把屁股对着蓝天。耳朵的下面，是涧水淙淙，耳朵的上面，是松树上的沙棘君(知了)“热死热死”的恬噪声。

三伏天的夏，到处都绿，山野臃肿不堪，风过处，波涛汹涌，绿浪直上山头，染绿了天空、白云、太阳。

奇怪，在33摄氏度的大太阳下，竟不觉得热。

热是不热，但蚊萤头(一种同粟米大的小虫，黑色)把我叮得够呛。据说，

这蚊萤头是罗英(我家乡的一个神话人物)弄出来的。有一天，罗英向一户海边人家讨饭吃，那家人回答他，给你一点吃的是可以，只不过我们家的当家人还在地里干活，等他回来再给你饭吃。罗英抬头看了看天，日快正中，是该吃午饭的时候。罗英从这户人家的火炉堂里抓了把柴灰，扬手洒向山野，这柴灰顷刻间化成成千上万的蚊萤头，把在田地里干活的庄稼人叮得痛痒难熬，看看时近晌午，就纷纷回家吃中饭，而罗英也不再饿肚。不过，罗英这事做得很不地道。自此，在夏天，人们不但要被蚊虫叮咬，还要被蚊萤头叮咬。

扼来了六谷，接下来就是怎么吃的事情了。六谷的做法很多，最简单的莫过于清煮，把六谷带衣放入电饭煲或者高压锅，加水煮沸几分钟就行。当然，只这四五十株的六谷，是不可能掰下六谷粒晒干磨粉，做六谷饼或六谷糊吃的，最多是掰下六谷粒，同鸡肉或鸭肉或猪肉或牛肉，加上青椒虾米等炒六谷丁吃。

今天中餐和晚餐，我的主食都是煮六谷。

六谷一直以来被看成长命食物，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、微量元素、纤维素等。我以为，六谷是粗粮，在普遍能吃饱喝足的时候，人是要吃点粗粮的，吃的杂一点，对于人的健康，是肯定大有好处的。

那么，我今天吃了两顿六谷，总会多长命两天吧。

对我来说，不看书的日子是不完整的。在图书馆办了借书卡有五年了吧，平均两三周去借几本书。一般都和儿子一起去，他右转去少儿图书室，我向前到成人图书室。一般他挑书的速度比我快，借好了就跑过来等我，然后一起回。

这次是我比他借得快，等他的时候无意中拐到左边，只见左后方还有一个房间开着门，里面坐着一些人。好奇靠近去，探头一瞧，原来是报刊阅览室。这里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啊，我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意外而欣喜。忍不住被吸引了，叫儿子先回家，我决定进去看个究竟。

踏进阅览室，首先感觉到的就是不一般的安静，可以听到书页翻动的声音，使人忍不住要敛声屏气，把脚步放到最轻。阅览室不大，却是窗明几净。四周靠墙摆着书架，后边放着报纸，其他的都排着杂志。雪白的墙体，左右两边各嵌着一排玻璃窗，室内填满了明亮的光线。窗与窗之间凸出的柱子上挂着蓝底白字的名人名言，都是关于阅读的。中间两排原木色的桌椅，十几个人低头专注地看书报，没有人因为我的进来而抬一下头。杂志大多是一些知名的刊物，《人民文学》《散文》《收获》《中篇小说》《微型小说》等，都是我喜欢看的。

像一个贪财的人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宝库，面对闪闪发光的金银珠宝，竟不知拿什么好。我翻翻这本，看看那本，哪本都想看，真恨不得生出十双眼睛来，可以同时看十本书。挑来拣去，最后拿了《人民文学》和《散文》找了个位置坐下，明知是一本也看不完的，心想着就先翻一遍也好。

刚坐下，门口有人进来，朝着里面很大声地说话，原来是找管理员的。大概也是第一次来这里，待她感受到里面的安

静时，把后半句话生生地缩了回去。看书的人都抬眼看一下她，马上又回到书中去了，像一块石子投入一潭深水，没能激起多少波纹。而那个找管理员有事的人，剩下的话都是用耳语般的方式说完了。没有谁对她说过责备的表示，这样的氛围本身就有强大的震慑力。

不一会，我也沉到书里去了。偶尔有人轻轻地走动，觉察到了也不会去关注。所有的人到这里来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阅读。置身于这样的空间里，那些与读书无关的事全都抛到脑后，眼和心只关注文字。此时此刻，他们只是纯粹的阅读者。此情此境，正合了明代于谦《观书》诗里的一句：“眼前直下三千字，胸次全无一点尘。”

《红楼梦》里林黛玉说到弹琴：“必择静室高斋，或在层楼的上头，在林石的里面，或是山巅上，或是水涯上。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候，风清月朗，焚香静坐，心不外想。”心不外想，就是心中没有杂念，这是弹琴的最高境界。读书也同此理，古人读书要沐浴焚香，为的就是清心欲致，做到心不外想。

而今天在阅览室，我感受到的就是这一种“心不外想”的境界。在这个简朴的空间里，却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安静，不是简单的没有声音的静寂，而是充盈着崇高和智慧的宁谧。在这里，无须焚香，也无须沐浴，就像有一个强大的磁场，自然而然地让你摒弃所有杂念，迅速地进入只有文字的世界里。身处其中，你的心会不由自主地变得宁静而安详，这样的时光是充实的，且充盈着淡淡的幸福。我埋怨自己，为何到今天才发现这一隅静好。五六六年的时间，我可以在这里安放多少静心阅读的光阴啊。今天之后，我要做这里的常客了。

左转，一隅静好

● 罗芹仙

吃过早饭，打开电风扇，凉风徐徐而来，打开斯诺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看得津津有味，身心都凉爽。就想着，上午就这样了，哪儿也不去。

九点钟，朋友打来电话，问我，到山上扼六谷去不去？

听到“六谷”两字，心里一动，就想去，我喜欢吃六谷。但又想，天这么热，你不可以早些叫我吗？今天可是今年夏天比较热的一天，也是今年一个难得的晴天。

埋怨归埋怨，压不住对六谷的喜爱，只好冒着酷暑，驱车上山。

从小以来，我就喜欢六谷。那时，粮食总是欠吃，国家体恤百姓，时不时地发下返销粮票，这粮票去粮管所买粮时，总不是纯粹的大米，而要搭几斤番薯干，或者玉米，有时是玉米粉。一般人家的小孩，看到番薯干，或者玉米及玉米粉，总会大皱眉头。而我，却反而高兴，因为，不管是玉米糊，还是玉米饼，我都喜欢吃。

这样，在那缺粮少油的年代，我的日子还不是很难过。

我们家乡把玉米叫作“六谷”，我不知道这“六谷”的书面字是“六”，还是“绿”？在我们家乡，“六”“绿”不分。

玉米的别名挺多的，苞谷、苞芦、玉米、苞米、棒子、粟米、玉蜀黍、玉麦、芦黍。在这些名称中，我最喜欢的是玉米。玉米是无价的，而玉的米，就更加无价了。

对于喜欢六谷及其制品的人，这六谷是个好东西。记得在我上小学时，有一天，小同学带了一个六谷饼，被语文